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戊戌變法

(四)

董文華著

顧廣義 譚曉東 編輯

王繼成 王長榮 設計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戊戌變法

(全書四冊)

主編 中國史學會

編輯委員	徐特立 向	范文瀾 胡繩	翦伯贊 呂振羽	陳垣 邵脩正	鄭振鐸 白壽彝	同瑞
編 者	翦林	伯樹	贊惠	劉王	啟其	戈榮
					段金	昌家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1 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开本 860×1175 公厘 1/32 印張 78 插頁 12 字數 1,627,000

鳳神州圖書社印 6,500 部

1957年5月新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部

統一書號：11074·106

定 价：(9) 9.66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四冊目錄

傳記

馮桂芬等人傳記

康有爲等人傳記

嚴復等人傳記

唐才常等人傳記

孫家鼐等人傳記

榮祿等人傳記

年譜

康南海自編年譜

梁啟超年譜（節錄）

譚嗣同年譜（節錄）

嚴復年譜（節錄）

康有爲
一七
楊復禮
三一
陳乃乾
一九
王蓮常
二三

一〇
卷八
五
一

黃遵憲年譜（節錄）	尤炳圻	一五
皮錫瑞年譜（節錄）	皮名振	一九
張謇年譜（節錄）	張孝若	一九
汪康年年譜（節錄）	汪詒年	二〇三
陳衍年譜（節錄）	陳聲暨	二〇七
孫家鼐年譜（節錄）	佚名	二〇九
周馥自編年譜（節錄）	周 馥	二一一
張之洞年譜（節錄）	胡 鈞	二一三
雜錄		
三海見聞志（節錄）	適園主人	二二五
中東戰紀本末（節錄）	林樂知 蔡爾康編	二二六
四朝佚聞（節錄）	金 梁	二二八
四種紀略（節錄）	瞿鴻禑	二三三
瓜圃叢刊敍錄（節錄）	金 梁	二三四
竹素園叢談（節錄）	顧恩瀚	二四

西學東漸記（節錄）	容閎	三五
辛壬春秋（節錄）	尚秉和	三七
抱冰堂弟子記（節錄）	張之洞	三九
李提摩太傳（節錄）	蘇特耳著 梅益盛 周雲路合譯	三一
花甲憶記（節錄）	丁健良著 趙受恆譯	三六
蓑楚齊隨筆（節錄）	馮自由	三〇
革命逸史（節錄）	劉聲木	三九
悚齋遺書（節錄）	于蔭霖	三四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節錄）	張孝若	三四
貞松老人遺稿（節錄）	羅振玉	二九
茹經堂文集（節錄）	唐文治	三一
袁氏盜國記（節錄）	黃毅	三三
荷香館瑣言（節錄）	丁國鈞	三三
梁任公書牘（節錄）	梁啟超	三三
清史紀事本末（節錄）	黃鴻壽	三三
清宮述聞（節錄）	章唐容	三三

清室外紀（節錄）	漢蘭德 白克浩司著 陳冷汰等譯	二五九
清朝野史大觀（節錄）	小橫香室主人輯	二七一
清稗類鈔（節錄）	徐 珂	二七三
國朝事略（節錄）	金陵江楚編輯官書局	二七四
國聞備乘（節錄）	胡思敬	二七五
張文襄幕府紀聞（節錄）	辜鴻銘	二七九
張篁溪遺稿	張伯楨	二八〇
虛受堂文集（節錄）	王先謙	二八一
掌固零拾（節錄）	王嵩儒輯	二八二
湖北革命知之錄（節錄）	張難先	二八三
劉忠誠公遺集（節錄）	劉坤一	二八九
蟠廬隨筆（節錄）	尹彥鉞	三〇一
劑變篇（節錄）	王伯恭	三〇一
舊京瑣記（節錄）	枝巢子	三〇六
魏氏全書（節錄）	魏元曠	三一〇
翼教叢編（節錄）	蘇 興	三一五

簪醉雜記（節錄）	徐沅	三八
戊庚辛紀述（節錄）	趙鳳昌	三八
詩鐘說夢（節錄）	易順鼎	三九
賓退隨筆（節錄）	羅惇馳	三〇
語林	章華	三一
說林	曹孟其	三二
戊戌政變的回憶	張元濟	三三
譚嗣同就義與梁啟超出亡	陳叔通	三五
關於戊戌政變之新史料	王照	三〇
詩選		
南海先生詩集（選錄）	康有爲	三五
飲冰室詩話（選錄）	梁啟超	三五
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選錄）	譚嗣同	三六
晚翠軒集（選錄）	林旭	三九
追述戊戌政變雜詠（選錄）	張元濟	三〇

人境廬詩草（選錄）	黃遵憲	三三
方家園雜詠廿首並紀事（選錄）	王照	三九
瓶廬詩稿（選錄）	翁同龢	三三
春冰室野乘（選錄）	李岳瑞	三三
閩中新樂府（節錄）	林紓	三三
學會等組織	王其榘輯	三三
強學會及其他學會		三三
京師大學堂及其他學堂		三三
時務報及其他報紙		三三
戊戌百日維新運動大事表	段昌同	三三
書目解題	翦伯贊	三三

馮桂芬等人傳記

馮桂芬（節錄清史稿卷四九一）

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吳縣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充廣西鄉試正考官。……金陵陷，詔募賈團練於鄉，以克復松江府諸城功，晉五品銜，擢右中允，赴京期年告歸。同治元年以治團功加四品銜，亂定復以耆宿著書裨治加三品銜。桂芬少工駢體文，中年後乃肆力古文辭，於書無所不窺，尤留意天文、地輿、兵刑、鹽鐵、河漕諸政。初佐某邑令治錢穀，以事不合拂衣去，入兩江總督陶澍幕。自未仕時，已名重大江南北，及粵賊陷蘇州，避居上海，時大學士曾國藩治軍皖疆，蘇州士大夫推錢鼎銘持書乞援，陳滬城危狀及用兵機宜，累數千言，其稿桂芬所手創也。國藩讀之感動，乃遣李鴻章率師東下，既解滬上圍，進克蘇州，皆辟以爲助。桂芬立會防局，調和中外雜處者，設廣方言館，求博通西學之才，儲以濟變。……桂芬性恬澹，服官僅十年，然家居遇事奮發，不避勞怨，凡濬河建學、積穀、諸舉條議皆出其手。先後主講金陵、上海、蘇州諸書院，與後進論學，昕夕忘倦，精研書數。……著說文解字段注考證，弧矢算術細草圖解，西算新法直解，校邠廬抗議，顯志堂詩文集都數十卷，同治十三年卒。

（編者：按馮桂芬傳亦見清史列傳卷七三續碑傳集卷一八）

陶

模

(節錄清史稿卷四五三)

陶模字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七年進士……光緒十七年授甘肅新疆巡撫……二十二年論功實授總督。方日事之初起也，和戰議不決，模言國強弱視人才，人才不足，和戰皆不足恃，卽戰勝亦無益。因言天下事當變通者非一如減中額，停捐例，汰冗員，令京官升遷不出本部，司員分類治事，刪棄舊案，破除旗兵積習，禁士大夫食鴉片，分設算學藝學科目，廢武科，變操法，擇勳子弟游學各國，培植工藝，尤願皇上鑒天災之屢警，念民困之莫蘇，懷內政之宜修，知外患之難弭，毋始勤終怠，毋狃目前而忘遠慮。時中外諸臣條奏多言變法，祛積習。模言推行宜漸，根本宜急，聚關貢嗜利之輩以期富強，止於舊法外增一法，不得謂之變法；於積習外增一習，不得謂之祛積習。模言推行宜漸，根本宜急，聚關貢嗜利之輩以期富強，止於舊法外增一法，不得謂之變法；銳欲開礦製械，興學廣教，皆以用不足，不能盡舉，累疏乞罷。……（二十七年）九月卒於廣州。

胡 燔 菜

(節錄清史稿卷四四八)

胡燔棻，字芸楣，安徽泗州人，本籍浙江蕭山。同治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補天津道……十六年大水，民數萬止城上，燔棻擴北倉西沾粥廠徙居之。鴻章用其言，募集銀三百數十萬，復督塞南北運河諸溢流，凡八十餘處，民猶及種麥……二十年入覲，會中東事起，命治精臺師，挫鴻章東渡行成，諸軍西入關，燔棻疏請賛遣之，蔣希夷軍幾潰，燔棻單騎宣諭，卒解遣，無敢譁者。朝廷恫喪師，知募兵不足，特命燔棻主練兵成十

營頓小站，號定武軍，小站練兵自此始。燐棻上疏言變法自強條列十事，是歲定議造鐵路，自蘆溝至津，命燐棻充督辦，尋授順天府府尹。疏請展京西支路首蘆溝訖門頭溝，便煤運，已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時董福祥軍駐南苑，斫傷鐵路，西國工程師各公使訴於朝，請罷董軍，燐棻力爭，始留駐近畿，然卒以此罷直總署。燐棻夙以談洋務著稱，次年奉匪入京，指爲通敵，欲殺之，逸而免。膺會辦關內外鐵路之命，路爲聯軍占，歲餘始興英使訂約接收，復歸於我。遷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轉禮部，尋轉郵傳部卒。

馬建忠（節錄清史稿卷四五二）

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少好學，通經史，憤患日深，乃專究西學，派赴西洋各國使館學習洋務。歷上書言借款造路，剏設海軍，通商，開礦，興學儲材，北洋大臣李鴻章頗稱賞之，所議多採行，累保道員……建忠博學善古文辭，尤精歐文，自英法現行文字以至希臘古文無不兼通，以泰西各國皆有學文程式之書，中文經籍雖皆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學者論文困於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發憤剏爲文通一書，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中文義例之所，在，務令學者明所區別而後施之於文，各得其當，不唯執筆學爲古文詞具左宜右有之妙，即學泰西古今一切文學，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書出學者皆稱其精，推爲古今特剏之作，又著有適可齋記言記行等書。

陳熾（錄自趙柏巖集柏巖文存卷三）

趙炳麟

陳君名熾，字次亮，江西人也。以孝廉爲戶部郎，久植樞垣，留心天下利病，深研經濟學，嘗以學問之道，非游歷多見聞，廣不足濟大艱。任大事，興革大利弊。乃仗劍游海疆，足迹滿天下，歸著庸書內外百篇，言綜名實，故以名實篇託首。其於審官、牧民、興學、理財、平律、治兵、籌邊，反復於古今盛衰之故，中外名實之科，治亂之條，貫備矣。而於風化治本，尤欽欽致意焉。甲午以後，士大夫鑒遼東之戰，稍稍談振作，農部慨然曰：『京師者，天下之首善也，移風易俗，必自根本起。』乃與元和江標、南皮張權、江右陳三立、文廷式、熊亦奇等數十人，立強學會於京中，購書籍，備儀器，將在研實學而開風氣，尋爲御史楊崇伊所劾，得旨封錮，翁常熟相國密奏曰：『教育人才，自強之本，未可阻遏，使天下寒心。』而御史胡孚宸亦以書局有益人才，請詔總署議行，乃改強學會爲官書局，京師之有官書局，此其起點也。熾又以各國之強，皆原於富，著富國策，於物產、製造、商務、言之娓娓，後以世變日鉅，鬱鬱不得志，洒前燈下，往往高歌痛哭，若癡若狂，歸江西數年卒。

康有爲等傳記

康有爲傳（錄自飲冰室文集卷九）

梁啟超

編者按：康有爲的傳，坊間可以見到者有很多種。我們在編輯時，除見到梁啟超所著的外，還看到過張伯楨的『南海康先生傳』，陸乃翔等『康南海傳上編』。此外像宋雲彬、吳澤、趙豐田、費行簡、夏敬觀、金梁、王森然、齊廷洛等人都撰過康有爲傳，其中張伯楨寫的比較最為詳盡。但書中關於康有爲在戊戌變法時的活動，很多材料與『康南海自編年譜』相同，梁啟超所寫的較偏重於康有爲的學術思想，為了讓讀者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了解康有爲，我們選擇了這一篇。假如讀者要想更詳細地了解康有爲，請參看『康南海自編年譜』。

第一章 時勢與人物

文明弱之國人物少，文明盛之國人物多。雖然，文明弱之國，人物之資格易，文明盛之國，人物之資格難，如何而後可以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後，而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

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崙，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兒，應時之人物也；瑪志尼則先時之人物也；日本之西鄉木戶大久保，應時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則先時之人

物也；其爲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雖然，爲一身計，則與其爲先時之人物，誠不如爲應時之人物。社會計，則與其得十百應時之人物，無甯得一二先時之人物。何則？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既有時勢，何患無應此之英雄。然若無先此之英雄，則恐所謂時勢者渺不可覩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先時者無待者也，同爲人物，而難易高下判焉矣。由此言之，凡真人物者，非爲一世人所譽，則必爲一世人所毀；非爲一世人所膜拜，則必爲一世人所蹴踏。何以故？或順勢而爲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不能爲社會導者，非人物也不敢與社會戰者，非人物也。然則其戰亦有勝敗乎？曰：無有。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後之戰勝者也。是故有早歲敗而晚年勝者焉，有及身敗而身後勝者焉。大抵其先時愈久者，則其激戰也愈甚，而其獲勝也愈遲。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人物者不可不於此留意也。

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於宇內，無可疑也。雖然，其時機猶在數十年以後焉。故今日固無拿破崙也，無加布兒也，無西鄉木戶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無所甚補益於國家，故今日中國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時之人物而已。嗚呼，所望先時人物者，其已出現乎？其未出現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現之時哉！今後繼續出現者幾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巋然立於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當之。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爲本自餘則皆枝葉焉耳。先時人物者，實過渡人物也，其精

神專注於前途，以故其舉動或失於急激，其方略或不適於用，常有不能爲諱者。南海先生吾師也，以吾而論次其傳，後世或謂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可以供人摭拾之而詆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胆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誠爲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爲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爲中國先時之一人物哉？吾而不傳，曷貽來者，不揣愚陋，遂綴斯文。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時代

先生名有爲，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其先代爲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於鄉，稱醇儒。祖父贊修，爲連州敎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粵之士林，咸宗仰焉。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懿修，當咸豐末葉，四海鼎沸之際，以一布衣辨七縣團練，境內肅謐。其後朝廷以三達官某等充全粵團練大臣，假公謀私，氣焰熏灼，而懿修獨不肯以所屬置彼三人勢力範圍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敵之，脅之搏之，不能奪也，卒使其地確然成一自治團體，至今食其賜焉。蓋其剛健任事，不畏強禦之風，有自來矣。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於國難，先生其伯也。先生旣蚤孤幼，受教育於大父，每誦讀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學旣正，秉性尤厚，故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爲』；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爲』也者，先生之名有爲也，卽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氣矣。

吾粵之在中國，爲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旣久，人物屢

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惟禪宗六祖慧能，爲佛家鉢子，風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次則明代陳白沙，湛甘泉，以講學鳴於時，然其學系之組織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學出而陳學衰。逮於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驟倡革命，蹂躪天下之半，實爲吾粵人物最有關係於全國者，然其才略不敵湘淮，故曾軍興而洪軍亡，微乎眇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謂自先生始。

第三章 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先生以十九歲喪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門，受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學中大儒也。其學根柢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研究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書甚富。晚年以爲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來之中國，故當易簣之際，悉焚其稿，學者惜焉。先生從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

九江卒後，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間盡讀中國之書，而其發明最多者爲史學，究心歷代掌故，一一考其變遷之跡，得失之林下，及考據詞章之學，當時風靡一世者，雖不屑屑，然以餘事及之，亦往往爲時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學，以程朱爲主，而間採陸王，先生則獨好陸王，以爲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後進者，皆以此爲鵠焉。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爲性理之學，不徒在軀殼界，而必探本於靈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游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

擾其心者，殆如世尊起於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慨。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是。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爲一大事出世之旨，以爲人相我相衆生相既一無所取無所著，而猶現身於世界者，由性海渾圓，衆生一體慈悲普度，無有已時。是故以智爲體，以悲爲用，不染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惻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橫縱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

旣出西樵，乃游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其時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詣闕里，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荆、襄之間，察其風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泝江峽，如桂林疇昔山中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歷實驗，學乃益進。

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粵城，歲辛卯，於長興里設齋舍焉，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粵，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